



与城市发展“深融”，他们一直探索

全媒体转型

痛并快乐

郑达



不同于大部分记者“转型”去学摄影和摄像，我的经历刚好与他们相反——在入职羊城晚报之前，我是一名摄影、摄像记者，“码字”这件事并非我所长——时隔4年，我依旧记得首次采访时面对电脑一整天的“无从下手”。全媒体转型的“阵痛”是如今每个记者的必经之路，但对于我来说，“阵痛”的时间着实有点长。

刚进入羊城晚报不久，我接到任务，去采访珠海某部门在外市的扶贫工作。回来后，自觉“文思泉涌”，将稿子洋洋洒洒写到近5000字，自信满满将其交给时任珠海记者站站长林丹。她大笔一挥，指出稿子中存在的不少问题：“稿子不能以之前做电视新闻的思维来处理，要尽快

转型。”在她的指导下，这篇稿子成功见报，当时看到报纸既开心又后怕，开心是因为这是第一次在报纸上刊登这么长的文章，后怕则是没有前辈的悉心指导，恐怕自己还处于盲目自信的状态。当然现在看来，这只是一篇十分稚嫩的稿件，不过正是它让我认识到全媒体转型的路上，学无止境。

入职这些年，我一直跑珠海的突发新闻，作为当时记者站唯一会使用无人机的记者，这个工作算是“深得我心”，因为自己擅长的技能终于派上了用场。那时的突发新闻不少，我每天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只要接到报料，我必须到现场。2021年，在一次突发报道中，我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见字如面，这是传统新闻人与读者的交流。

十二年前，羊城晚报珠江中江版开版。在集团的大力支持下，一批新闻工作者满腔热血，深耕三地新闻。十二年间，4000多个版面，他们初心不改，呈现三地发展。

在媒体转型的浪潮中，他们坚守新闻主业，不断开展探索。从文字、图片到视频，到各类创意互动产品，他们也有了与读者更多“见面”的方式。

今天，我们将版面留给这些羊晚人。听，这是他们的故事。

但是周围都被封锁，核心区进不去，怎么办？我立即背着大包小包到附近一处在建的小区工地中，所幸电梯还能使用，于是乘电梯来到18楼，从毛坯房的阳台上放出无人机，最终拍到了自己想要的画面。虽然不能说拍摄效果有多好，但成就感满满——因为这一系列报道在羊城晚报头版刊发，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

后来，我参与到集团及珠海记者站策划的一系列直播活动，我又迎来了新的挑战：化身主播，带领观众云旅游、云尝鲜，面对黑漆漆的镜头，难免紧张。那段时间我一有空就泡在各大直播间，学习主播话术和直播技巧。最终，我把大美珠海的一点一滴通过镜头，展现给全国各地的观众。这些直播累计超过百万观众观看。

如今，对我来说，转型的“阵痛”依旧存在，从早前拍好一张图，写好一篇稿子，到现在样样都要学会，媒体转型融合越来越深，我要学的东西越来越多，这个过程虽痛，但快乐。

我应该属于为数不多的“幸运派”：大学专业选的是新闻，在多数同学去了政府、企业就业的情况下，我在媒体“专业对口”下松了一口气干了十几年。一直记着当年老师教导的“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这也是我心中记者该有的样子。

还记得刚入行不久，珠海横琴天然气处理终端附近海底天然气管线出现泄漏，得知此事的我立刻赶往现场，换了好几种交通工具才抵达现场，颇为周折，那时候觉得“原来做记者挺不容易的”。总体而言，做记者虽然累且焦虑，不过确实让我得到了很多快乐和成就，也让我在工作中不断成长。有时候想，能这么“长情”对待一份工作，大约是对这个职业发自内心的喜悦。很感恩一路遇到了很多良师益友，收获了许多闪亮的经历。

在媒体行业，很多日子都是崭新的。有时，我们会遇上很牛的“大咖”，他们的新见解总能点亮我们

保持新鲜感

在行业中追求价值

钱瑜



的思想；有时，我们参加各类展览论坛，了解行业前沿趋势；有时，我们对各类线索抽丝剥茧，为民发声；有时我们参与城市的盛事，感受时代的发展脉搏……在我们这一行，“新鲜”是一种常态。

也正是这种新鲜，促使我们不断学习。一篇稿件背后通常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元宇宙”“脑机互动”“深合债”……要了解各种层出不穷的“新事物”，保持学习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常疑惑“时间去哪里了”，但一步一个脚印的耕耘又让我觉得

“无愧于时间”。回首这十几年，媒体行业发生了很多变化。今年开始，不少人会发出疑问：AI来了，记者会失业吗？在新的形势下，我有时候也会思考：未来的传播形式会如何？我们能做些什么来迎接未来？在这个不确定的年代，我想，记者的身份并不存在固定的终极状态。总有问题尚待解答，生活也不会一如既往。我也相信，最优秀的新闻记者不只是简单地传播信息，他们的价值在于发现那些对人们真正重要的东西。

与珠海西部

共同成长

杨雪薇

的挑战。但是慢慢接触下来，珠海西区除了带有少许“乡土化”以外，大部分都出乎我的意料。

“乡土化”是一般人看到西部地区的表面，但由于自己是一名新闻工作者，我能比其他有着表面以外的深入了解。在多次采访后，我得知了这里有主力发展的工业产业，也有正谋划的新兴产业，其余交通路网、城市建设、民生发展等蓝图也能提前获悉。

十年里，我见证了珠海金湾航空产业的集聚，“国之重器”AG600飞机的研发与总装；珠海水源保护地所在的斗门生态农业园，上升到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以及如今谋划预制菜产业园这片新蓝海；首条通达珠海的铁路——广珠铁路，让珠海的物流货如轮转；珠海西部生态新城的崛起，让西区如同珠海市区般宜居和舒适。

当年的珠海人，我对于珠海西区的固有印象就是穷乡僻壤，初次前往采访时还偶遇滂沱大雨淹没了马路，需要改道而行，还真是一次不小

报道和典型人物代表、乡村振兴工作等系列报道。试过在凌晨4点在珠海机场等待首架货运航班，试过走在泥泞大道采访新农人，试过在超级台风天观察市政排水，试过在疫情高峰期进出医院前线……这一切都让人难以忘怀。

如今十年过去了，回到乡村田园，回归自然朴素的生活方式，成了我们的心之所往。珠海西区在一定程度上，更以一种“网红”的姿态，吸引人们驻足。我依然穿梭于东西之间，但路网的打通，让我通勤较以往缩短了一半。而这一切，我都用文字记录下来，感觉自己很荣幸地参与了珠海西部的建设发展。

当然，十多年来，我也与珠海西区共同成长，从传统媒体人慢慢转向全媒体人。我从过去单纯的文字报道变成一个专题，到现今的运用图文、视频、直播、AI主持人等形式多平台进行宣传报道，还有参与策划组织活动，全方位提升自己的能力。未来，我希望能更深入成为一名全方位发展的媒体人，见证更多的城市发展变迁。

从“镜头”走向“笔头”

媒体新人的跨界之旅

李旭



一名文字记者却让我收获颇丰。

我于2022年7月加入羊城晚报，出乎意料地没被安排到地方记者站，但是在报社经济新闻部看企业年报、抓统计数据、挖掘产业趋势却让我焦头烂额，从《聚焦IPO》到《金融扶持专精特新进行时》，让我在复杂的财务数据和生僻的专有名词里挖出了文字新闻的第一桶“金”。不仅要做得“专”，更要做得“广”，去粤东挖掘调研历史文化街区与红色交通线焕新，前往粤北拍摄《广东加速度》专题片，作为青年记者，我也一直在探索如何让新闻报道“活”起来，让媒体发展“融”起来。

2022年11月，我来到羊城晚报珠海记者站工作。一到珠海记者站我就前往中国航展采访，习惯了跟摄像搭档工作的我，大胆跟领导提出要视频、文字两手抓，还要用现场直播的形式提前探营中国航展“专业日”。到了现场我

才真切地感受到了“驻站记者是孤独的”这句嘱托的分量。驻站记者人手有限，这意味同事能帮助我拍摄的时间很短，更没有时间帮我拍摄空镜和剪辑，“自己来”成为了我们这些驻站记者最好的解决方案。

慢慢地我也习惯了驻站生活。因为人手少，所以每个人都要负责很多条线的新闻，事情多的时候白天走访农贸市场，中午带着鱼腥去新闻发布会厅开会，下午晚上又去跑拍摄。正是因为这些工作要求，把驻站记者都锻炼成了采、写、拍、剪、编、播加开车一体的全媒体记者。

近年来，为了适应媒体融合带来的职业转型与挑战，常年致力于文字表达的文字记者纷纷变身出境记者，从“写”无声新闻，到“讲”有声故事，但我却选择了转身逆行，扎根地方，用文字沉淀自身，讲好广东故事，珠海故事。

在老家当记者

逼自己做个“外地人”

陈卓栋



经常有朋友说：“能在自己老家当记者，挺不错的。”每当听到这话，我都是笑笑：“有啥好的，太熟悉了，写不出东西。”

2017年年底，我进入羊城晚报，成为江门记者站记者。作为一个工作生涯一大半时间都在江门从事媒体行业的新闻人，进入羊城后没有丝毫怯场，很快进入了状态。

在地方站工作，人少、事多，这意味着我必须成为一个“百晓生”：能写舆论监督报道，挖掘“黑装修”公司的内幕，细细分析幕后人物的股权穿透伎俩以及牟利模式，将高风险的网红装修模式公之于众；能跑体育赛事，连续两年采访世排联女子组江门站赛事，蹲守比赛场馆，近距离

离接触心中的偶像郎平指导和中国女排，报道赛况、捕捉赛事精彩花絮，观察江门办赛能力，圆了自己的体育记者梦，也将精彩纷呈的赛事写活、写透；进得了企业，在江门众多制造业企业车间中采风、拍照，寻找当地制造立市的新动态、新举措，探究企业成功的奥秘；下得了田头，走进“广东第一田”，观察手机智慧种田、无人机植保作业、无人农机智慧耕田、盐碱地上种出粮食，揭秘广东粮食生产的新势能。

以上这些，手到拿来，不在话下。最难的，还是接下“五色文脉”的担子，写那些熟得不能再熟的故乡先贤、名优特产、民间传统、非遗项目、名门望族。既要写得灵、又要写得活，更要写得出彩，其难度不亚于老夫老妻相互寻找新鲜感。

怎么办？唯有把自己当个“外地人”，努力

让自己变得啥都陌生、啥都新鲜，跳出江门看江门、紧跟热点写江门、加点文采写江门，不放过哪怕一丝一毫的新鲜故事、新素材、新说法，螺蛳壳里做道场，以小见大。折腾了近两年，40余篇五色文脉报道，《星岛日报》等海外媒体转载了，采访对象点赞了，可算有点小成就。

接下来呢？还是静下心来继续当好“百晓生”、做好“外地人”吧。

见证城市变好

是最大的财富

何叶舟



我于2011年进入羊城晚报，转眼已是十二年，见证了珠江中江版从无到有，陪伴了十二个春夏秋冬。十二年一个生肖轮回，缘分还在继续……

十二年里，跟公安追过凶，看交警查过车，在台风中摇晃着拍过照，也在航展的烈日下拿着单反对着飞机狂按快门，见证着横琴平地起高楼，也在新开餐厅里变换角度拍美食，还踩过过无数的样板间想象未来也能拥有一套这样的房子……十二年间的工作场景在脑子里如电影一样滚动着。

20世纪90年代初，珠海的摩托车数量快速增长，对城市道路和行人安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了降低摩托车引发的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率和刑事案件率，珠海首开市区“双禁”先河。还记得刚到羊晚的第一年，我跟着执勤交警在前山片区查处违法电动车、电三

轮、摩托车……查处过程中，被查处对象大多“一哭二闹三上吊”，不是躺地上打滚嘴里喊着“警察打人了”，就是把孩子往警察手里一丢说“欺负小孩了”……引来一堆围观群众对着执勤民警指指点点。从那一天起，我开始思考，我们眼中的“弱者”未必弱，也明白推动城市治理任重道远。如果你要问“双禁”是否真的有必要？看看连续下降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便明白。

也是从那一天起我告诉自己，永远不要相信别人的一面之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多听多看，然后保持理性客观去记录。

近几年经常有外地的朋友和我谈“珠海的车主都好文明啊，每一个斑马线前都会礼让行人”，每每听到这样的评价，我都特别自豪。珠海交警每一项促进交通文明的新举措，都有羊城

晚报的见证。十二年前，珠海还没有“日月贝”，也没有港珠澳大桥，珠海渔女便是热门打卡点了。如今放眼情侣路沿线，每一片沙滩都是珠海最好的名片。我常在想，在羊晚的日子，见证着这座城市一天天变好，应是此生最宝贵的财富。

羊城晚报珠江中江版十二岁了，生日快乐，给珠江中江，也给所有珠江中江的羊晚人。